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铜川

八月十五吃蒸饺

◎ 云岗



云岗：原名唐云岗，陕西蒲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百优”作家。已在《小说月报》《天津文学》《边疆文学》《山东文学》《延安文学》《红豆》《朔方》等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多部(篇)。出版长篇小说《城市在远方》，中短篇小说集《永远的家事》《罕井》《雪落大地》，散文集《苜蓿》等。曾获全国梁斌小说奖长篇小说一等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

我们那里把中秋节直呼八月十五，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吃蒸饺。中间有什么来历，村里老人从来没讲过。查了许多资料，也没有找出个说法。国人逢年过节吃饺子，图个团团圆圆、热热闹闹，想必是这个意思。可这饺子基本上是水饺，我们过年过节也吃，但到了中秋节，我们却只吃蒸饺。蒸饺体现一个“蒸”字，是否在团团圆圆、热热闹闹中又体现了“蒸蒸日上”？不得而知。

小的时候，点心、麻饼、饼干、“天鹅蛋”我们倒也知道怎样，但专门

八月十五制作的月饼却是没有见过，自然谈不上吃。八月十五走亲戚也只送绿豆糕，不送什么月饼。知道月饼是进城后的事，当时还有点稀奇，只怨自己是个土包子，这么多年白活了。吃了一个，却难以适应那种甜腻、黏滞的口感，只好敬而远之。

中秋节赏月，生长在泥土里的我们更是匪夷所思。大人们成天披星戴月在田里劳作，几乎快忘了月亮。小孩子天天在月亮地里跑来跑去，和月亮熟悉得就像自己的左右手。赏月？赏啥赏？能赏个啥？赏月是从诗里看到的，什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什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什么“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美是美，却总觉得那是闲人的事，有吃饱了撑的嫌疑。

我们就想着吃蒸饺。那时候总是缺吃少穿，日子总也不能“蒸蒸日上”。按说秋天理应收成成熟、瓜果飘香，可我们这里却只有芭谷、红苕和高粱，我们的嘴也只得极不情愿地告别麦子，接上了实在不可口的芭谷、红苕和高粱。再要吃上一顿和麦子沾边的饭，只能等到过节。而最靠近的节日只能是八月十五。

盼呀，等呀，八月十五终于到了。但我们心里一点也不踏实，其时正是秋收秋播大忙的时候，大人们整日忙得焦头烂额，弄不好这一顿令人神往的蒸饺就会泡汤。直至母亲风尘仆仆从地里赶回，急火火地蒸起了红苕，我们悬着的心才悄悄回到了原位。

蒸红苕是为了和面。大人们说用刚蒸熟的红苕和面软和，适宜蒸蒸饺。红苕皮当然要剥掉，不然面会成大花脸。我却一直觉得这是大人为了省白面而皇之找借口。热红苕掺和在面里软是软，但却泛黑，且有甜味，和原汁原味的白面比，既不好看，也不好吃，光图软和也不是个事啊！

狐疑是狐疑，却谁也无法反对。和好面，让面醒着。母亲开始拾掇馅子。当然没有肉。后来进了城才知道蒸饺也有肉的，却总觉得没有素的

好吃。母亲拌的馅一般是大葱、豆腐和粉条，有时候也有萝卜、葱和豆腐。如果再加一点地软，那味道就是真的好极了！

接下来开始捏饺子。我们这里对蒸饺不说包，说捏。水饺才叫包。捏饺子是母亲的事，擀皮、捏饺子一人干。父亲负责烧火。母亲擀皮不是一个一个地擀，而是擀一提子面，然后用一个圆器械在面上挨着旋。水饺小，用手电筒后面的盖子旋；蒸饺大，用搪瓷茶缸旋。旋出的饺子皮圆圆的、薄薄的，咋看咋像一个个圆月的月亮。

捏饺子是项技术活，母亲是个左撇子，却捏得得心应手。她把饺子皮放在右手心，用小勺从盆里挖两勺馅，搁饺子皮中间，右手托着，左手提起两边，轻巧地往一起捏。捏合后，按说饺子就算好了，可母亲却不罢休，继续用大拇指和食指像现在年轻人表示手心那样，沿着饺子皮一下一下往前搓，手指移动后，饺子皮上随即印上了纤细、好看的皱褶，比锁边机锁的衣服边还要好看。第一个饺子出来了，弯弯的、胖胖的，仿佛半轮好看的小月亮。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出来了，最后，面和馅在母亲手中都变成了“小月亮”，转着圈地排在蒸笼上。

这时候，锅里的水也被父亲烧得翻浪花，正满腔热情欢迎摆满“小月亮”的蒸笼上锅。蒸笼上锅后，父亲手里的风箱又欢快地唱起来，啪嗒啪嗒啪嗒……乳白色的蒸汽攀升到最高的蒸笼后，风箱开始慢下来，啪——嗒——啪——嗒……末了，半天啪一声，半天嗒一声……就在啪嗒声的演绎中，蒸笼中的香气先是悠悠地飘散，接着愈来愈浓，愈来愈撩人心扉。这个时候是我们小孩子最难熬的时候，伙房跑了一回又一回，锅盖被眼睛揭了一次又一次，肚子里的馋虫也一下紧一下地抓挠起了肠胃……终于，风箱戛然而止，蒸饺熟了。我们激动万分，一个个脑袋一股脑地往锅灶边攒。母亲端开锅盖，蒸汽缭绕中一个个盆发饱满、可爱的“小月亮”笑盈盈地闪了出来。

蒸饺盛到碗里，但还不能吃，头碗饺子必须送左邻右舍，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这不，人家已经开始给我们送了。送过蒸饺，我们立即大快朵颐。滋味如何，谁也顾不上品，反正就是那个味。吃方为硬道理。一口一口又一口，一个一个又一个。筷子飞舞中，一个个“小月亮”赛跑似的跃进了我们嘴里，我们的肚子也很快鼓成了一轮轮立体般的圆月亮。

十六岁时，我到高阳念高中，生活很艰苦，整天喝开水，啃冷馍。一到八月十五，便忍不住地要想家，特别要想母亲捏的蒸饺和一家人吃蒸饺时的融融气氛，想着想着，心情便有点郁闷，颇有点“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滋味。但那时候中秋节不放假，我再怎么伤感，也回不了家，只能把这种情愫化成一种回忆，深深地藏在心中。后来，我进了城，城里人中秋节却不吃蒸饺，而是吃月饼，我也只能附庸风雅地嚼起了实在不爱吃的月饼。结婚后，过第一个中秋节，我提出吃蒸饺。妻子是河南人，对我的想法很惊讶，说：“中秋节吃月饼，你咋想起吃蒸饺？”

“我老家可都是吃蒸饺。”
“你不是找借口吧，中秋节吃月饼，没听说过吃蒸饺！”

“可我们那里真的吃蒸饺！”
妻子虽然用不相信的眼光看我，但还是按我说的法子烫面刷馅捏蒸饺。烫面用的是开水，热红苕烫面的事我没有说。她不会捏饺子，会擀皮，擀的皮虽不圆不薄，却毕竟是饺子皮。我也不会捏，但我见过怎样捏，便赤膊上阵，笨笨拙拙地捏。夫妻俩合作捏成的饺子虽然瘪塌、难看，却毕竟开始了第一次。这以后，妻子的皮越来越圆、越来越薄，我捏的饺子也越来越饱满、越来越像个“小月亮”，蒸熟的蒸饺自然也越来越有味。

这一捏就是三十年。
今年的八月十五就要到了，不知怎么着，我突然想用热红苕烫面，好好尝尝过去那原汁原味的蒸饺。

渭南

南湖组诗

凌凌云



凌凌云：笔名云川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渭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渭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华山文学》副主编。曾就读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班等。著有诗集《紫色苍茫》《对镜》，散文随笔集《迟到的阅读》等。

六月，石榴初红

五月榴花把红收藏，隐去几日又悄悄把双倍的红，给了后来者六月榴果一分一分，忍住寂寞染红了整个季节，红了经年进退不是哲学，进退都是哲学哲学就隐藏在顺应自然中而我，百次相识，仍宁愿你永远是未知进退和明哲的少年花红

油彩之夜，光之静舞与炫彩

油彩染红了夜的黑暗时光凝固，千古愁、万古愁凝成雕塑从桥上走过，就是从水中走过从人间走过，就是从天堂走过时间是静谧的诗夜是静谧的时间夜、诗、人，两两相忘诉说漫漫时空的短暂相遇此生，该说的，已说了很多此刻，我只要此刻只要这夜之静，光之静舞光之短暂与炫彩

南湖夜歌

纤纤，盘盘，田田，潺潺惊起的水波之上金鱼画上音符，谱唱新曲，水草敲击节奏一百次选择，一百次是你一千次选择，一万次仍是你荡漾在深色、浅色、黝黑、冰凉、颤动的微波里色彩、墨色，是最复杂的表达沉默是今晚的虹桥沉默是今晚的湖桥在湖桥的微波里，水——永远达观、仁爱的智者生命的源、升华和容纳……不说再见，永世相随在生命、抉择的每一个喜悦、绝望或决绝中

水之舞

窃窃私语，深情互诉秋从红叶扫齐刷刷的嫩叶尖走来从青石褶皱膨胀的腹部红走来从细雨的斜织中走来从暴雨的狠狠拍打中走来从你欢乐的歌中走来从你忧伤的歌中走来从你铿锵的节奏中走来就这么，轻轻悄悄以湖面为舞台，天地为背景，山色为衬托至柔至刚，至含至放至喜至忧，至疾至徐至激越至低沉婀娜摇摆，千旋交互集聚造型，单独独诉灵魂的声音以音乐，以绘画形式独舞于天地，人间仿佛不因谁歌，不为谁舞，只为淋漓水落而意不绝音绝而歌舞又起多少喜悦，几多雄心悲壮唯歌之、舞之、挥洒之、含蓄之才一舞永恒，余音绕梁岸边，什么时候聚起这么多眼睛、耳朵、镜头南湖无声，人群无声月亮、白云、山水悄然应和水啊，此刻，你之舞何尝不是你我舞何尝不是替你我、世人、民族、世界而舞

咸阳

梦里梅香

◎ 邹敏娟



邹敏娟：陕西散文学会会员，陕西青年文学协会会员，有散文作品入选《2008年中国散文诗精选》，散文《青青古冢草》入选陕西省高中语文补充教材。

家在北方，梅树甚少。早年读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忍不住浮想联翩，想那茫茫大雪中的一树寒梅，是怎样的冰肌玉骨、玲珑剔透？雪中寻梅，醉折残枝，又是怎样的一番诗情画意呢？这样想着，那一缕透着清寒的冷香，就无数次悄悄飘入我的梦中，令我陶然欣

然，醒后却分外惆怅。

闲来无事，也爱听古典。古琴曲中有一首《梅花三弄》，古朴悠远，韵致清雅，深得我心。据说这首曲子曾由东晋名士桓伊用笛子演奏给书法家王徽之听，高妙绝伦，为世人称颂。我虽无缘聆听，却也从古琴冰清玉洁的韵律中领略到寒梅在素雪之中摇曳的风致。此曲名为“三弄”，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篇章，分别描述了梅花由含苞待放到凌寒盛开，及至稀疏凋零的过程。梅开三度，各有其美：一度渐次绽放，欲开还羞；二度繁花怒放，满树芬芳；三度慢慢凋落，绿芽萌出，象征着冬去春来，希望不灭。而在一天之内，赏梅又分早、中、晚三个时段。早上的梅花含露带雪，晶莹洁白；中午的梅花光华灿烂，芳香阵阵；而月光下的梅花，疏影交横，幽香不尽，自有一份朦胧飘逸的美。

明末清初画家陈洪绶少负才情，不到二十岁画名就享誉大江南北。在明代灭亡的前夕，他赴京入国子监，亲眼看见时世的黑暗。

他的老师黄道周在平台痛陈朝廷奸佞当道，崇祯大怒，将其下刑部大狱，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唯远在漳浦的涂仲吉一人为其鸣冤。陈洪绶无能为力，愤而离开京城，舟行天津杨柳青时，作《痛饮读骚图》以释怀。图中一人于案前读《离骚》，神情忧愤，右手边有一花盆，中置白梅翠竹；其人右手握酒杯，似要将杯子捏碎，左手用力压向几案，心中的不平之意尽

显纸面。白梅清冷高洁，翠竹宁折不弯，而《离骚》，则有“愤懑沉郁”的意思，画中所指不言而喻。梅、兰、菊、竹被誉为花中四君子，梅的清，正是对尘世污浊的无声对抗，也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明净坚贞、自在高迥的人生境界。

梅花也是相思的信物，三国儒将陆凯有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他在戎马倥偬之中登上梅岭，立于梅花丛中，回首北望，想起了自己远在陕西陇县的好友范晔，又正好碰到有驿使要去北，便轻轻折取一枝清幽的梅花，附诗一首，托驿使带给自己的友人。我想，当范晔收到这封来自烽火连天的南疆的信时，那梅花的清芬一定会让他潸然泪下，陷入对朋友的思念之中无法自拔；或许他在梦中还会看到，朋友正站在梅树下，向他微笑致意……“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昔日梅树下游乐的情景历历在目，那些甜蜜而美好的记忆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当梅花又一次开满枝头，忍不住想要折一枝，让它带去对远在江北的心上人的深深思念。天涯海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梅的香，绵长悠远，正如跨越千山万水经久不息的相思之情。

“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宋人晁补之如此赞颂梅花。梅花的香，是来自于本心，与生俱来的，即使在雪欺霜压、朔风摧残之下，零落

成泥碾作尘，那份孤清的香气依然还在，梅的风骨由此可见。唐人爱牡丹，宋人却爱梅，这样的审美情趣的迥异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大唐盛世，雍容华贵，牡丹天姿国色，尽显大国之风；而宋代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使国家长期积弱，中原夷狄相叠，与外族部落之间相扶相杀，此消彼长，战乱频仍，尤其是靖康之耻以后，整个北宋王朝风雨飘摇，随时有大厦倾覆的危险。士人们在这样的危亡时刻，要么投身从戎、血洒疆场，要么隐逸山林，向蒙古统治者表示无声的反抗。他们就如挺立在风雪之中的梅花，一身傲骨，满腔清气，九死而不改其志，其坚韧之心令人钦佩。宋人赏梅至南宋始盛，正是此因。78岁的陆放翁，贫病交加之时偃卧山村，梦中依然是战旗招展、铁马冰河的情景。闲居故乡山阴，他恨自己年迈无力，不能报效国家，赋诗道：“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千千万万的陆放翁，化身千千万万棵梅树，他们长在破碎的山河之上，长在朗朗乾坤之间，长在中国厚重悠长的历史画卷之中，成为中国文化中熠熠生辉的一笔，熔铸成中华民族之精气神。

走笔至此，惆怅之情不觉一扫而空。虽无缘一睹梅花真容，梅花的精神气度却已了然于胸。赏梅，不只是观梅影、嗅梅香，更为要紧的是品其韵、悟其格，在寒彻骨的天地间，赢得一生扑鼻香。